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列 宁 斯 大 林

論 文 学 艺 术

(供内部学习用)



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试编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目 錄

一、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1
二、文学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5
(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
(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6
(三)批判旧世界，批判资产阶级·····	10
三、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15
(一)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	15
(二)艺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18
四、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族文化”·····	21
五、批判继承文学遗产·····	26
六、文艺批评·····	30
七、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35

一、文学艺术与经济 基础的关系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一八五九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8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74—375页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八五九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9页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17页

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论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则是由它们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来制约的。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7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页

二、文学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一)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八四五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页

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每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各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

运，使他们受它支配。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1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八八〇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225—226页

(二)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基础是社会发展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

度。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

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九〇五年六一七月），《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13页

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

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列宁：《怎么办？》（一九〇一年秋—一九〇二年二月），《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51—352页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以便顺利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一九二〇年十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82页

这首歌已经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甚至还不止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就使得这首歌成了全世界

无产阶级的歌。

列宁：《欧仁·鲍狄埃》（一九一三年一月），《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209页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列宁：《欧仁·鲍狄埃》（一九一三年一月），《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210页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九二〇年七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82页

(三) 批判旧世界，批判资产阶级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八四五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6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版第42——43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

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一八四三年末——一八四四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460页

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
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一八四三年末——一八四四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455页

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

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
（一八四三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7—418页

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六月二十五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马克思：《六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154页

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

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资格以外没有别的本事的陪审员，他的良心也是受资格限制的。

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

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一八四八年十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152页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九二年英国版序言》（一八九二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16页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

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一九二〇年十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258页

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等等空话吧。现代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夸大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89页

三、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一) 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

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同行者和结果。相反地，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需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无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坚持原则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月)，
《列宁全集》第十卷第54页

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八九四年末——一八九五年初），《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9页